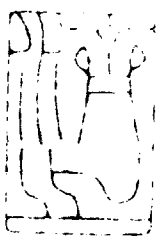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九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 太宗皇帝位不滿
 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大元厥宗皆以道
 德文學踐大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特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
 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
 公與客語時三鉅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踖踏不安求去
 公迺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
 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道



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
文惠公之曾孫究以古朝請大夫直祕閣廣南西路計度
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
世其家群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項由臺郎專將
使指竭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
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文忠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
死手自譔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
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亡幾遂掖仆
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于故處即聽事之東
闢室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
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詞下生氣凜然如大山喬嶽

之鎮直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
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共惟 太祖 太宗提三
尺削除僭亂 真宗 仁宗包干戈以文大平聖哲並鶩
出依日月之光獨秦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
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
燁照三鎮旄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
巨室於虜盛矣王室中微群黎厭亂天子當饋大息求人
如不及切觀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勲於此兵亂
倣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執飲食者必祝焉豈謂
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
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為亂圍建昌不克遂陷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為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貸脅從弗治夏五月師還於是公私掃地赤立斗粟千錢飢疫相熏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炊火馬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欲訟賦後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鷄豚晨夕之湏無所得凡在仕於邑者指日待更不為斯湏計留也三年文朝奉郎鄧令端友來蒞茲邑鉏治強梗發紓隱誥朞月政成與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衆為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

嘯其朋盡甲而出羣噪大呼劫請賊謝率以為常今日是可忍邪立捕首亂者七八輩械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諱言於道者則又脩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靖深舍群吏於東西兩廡櫝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行獄庫庖湑皆具於為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里屬余文為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警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回海聚之

間甕牖繩樞果蔬之壘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
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水銷火燎無尺椽
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邦侯
牧之貴往往編竹為障僅庇風雨今宜黃在江左窮處不
足以資進取為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
以為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
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祿其貲沒入之獨空舍數
十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椽桶蓋瓦級磚之具皆
出於此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
已流逋回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閭客邸閭巷相接漸
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

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
后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
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特之操奮其邁於創殘
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賦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
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於邑乎鄧
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云其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
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 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以尚書
員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
二人臚傳一出自 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闕寺

宮伯持府執干宿衛之士皆指日歆艷以為寵明年大學
選建師儒表鄉以高茅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
淮區內倣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鄉曰方寸亂矣
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被兵環數
百里為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間皆夾江荒茅篁竹之間
余南迂道臨川表鄉勞予境上道舊故以為笑樂無戚戚
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鄉亦有事於
丞廳於是排蓬藿輦糞壤垣故基而一新之大屋渠渠凡
昔所有皆具余聞之大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試天下
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鄉蓋亡幾耳表鄉發策殿中擢在
茅二以大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創痍塗炭之餘無屋

廬以禦寒暑無卒吏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
奉日治簿書於塵埃蠶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
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殆未可以
世俗趣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迹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
所以圖大表鄉儒先宿學不倦於小官而潔為之所以夫
志遠者大者豈一不快於宜黃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
治所廢興之由經始落成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
友屬合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嘆慕者為之
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

丘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願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岔然溢于山之腹而附右脅以出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佩之音又折而東伏出下山日灌千畦水窮壞折茅竹蒙翳獸蹄鳥跡交締於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故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遊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齊衆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衆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梳蛇鼠所穿日星下入風雨之夕違濕五迁卧不安席公茅將築室館我熟若營此堂與衆共之於是雜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吾家祖父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捐一金也

未幾危徒伐木撤故為新堂成雄麗靖潔為一時偉觀而四方游者日至食指十餘倍蕪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塘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為茨棘瓦礫之場場僧尼周走道路俵俵無所向而徧州下邑山涯水濱仙佛所廬尚有存者又懼衆至不能容則嗾兩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絕之甚者營糞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四顧惴惴惟恐戶外之屨入也了如獨不然塵身苦忘不擇所安更為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榜揭之坐右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十里孤城巋然出於黃茅白蒿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編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於此無留滯戚嗟不遇之嘆下車未幾黜政之庇順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士伐木橫亘兩溪之間為屋覆其上宏宏麗堅壯可及十世而最爾之國蓋將為嶺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員率者乎然天質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疎輒輸寫肺腑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儉不常歡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率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揅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暨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

從政則約已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罔三尺如何而不
自己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明之接。與
鳥獸為群。與木石為偶。與天徒與造物為友。流行坎止。若
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貴也。世之君子當為此
不得為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
大和。容德其字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適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諫。黎民懼焉。君子
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
數百年之後。句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為報
吳之兵。大抵高明寥廓之見。不為小利近功。徃徃適闊可

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劫
於數世。嘗膽忍詭如此。其急也。而斯須之誡。誠伸於万人。
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畧。所
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巍巍也。天下大亂。盜賊蠱起。鉏耨棘
矜。長鎗大劔。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
八九州縣官吏。簡料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
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為大邑。比屬萬餘家。紹興
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半。延平鄧侯諱度。字端友。以
右朝奉郎為縣。於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
補茅子。負克入之。殿復言言崛起於戎馬蹂踐之後。人固
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衰亂不軌之俗。莫如

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未泚之亂一何蕃起而叱之而六館無受汗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群愚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然投袂斫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為赫赫名譽獨能綏靖一方於疾痛呻呼之後度長挈火又進諸生於學棲士之廬廩士之餼隸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况此堂堂一邑之火豈可謂秦

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九合之勲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袵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効豈非學者之所願歟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過於太上皇召見賜帶服進職中祕思賚光寵一時歆艷以為榮年七十以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游榻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曰燕超乃貽書徵余文為記余曰屬者夷狄

之禍喋血萬里。諸戎長驚於通都大邑之中。軍縱掠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齧臂號其父。草薶而禽。彌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鈎絡張設。孰視無所。往往饑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身間行。力竭氣窮。又踣於中道。其最幸者。不死於兵刃。不淪於異域。不斃於飢寒。不仆於道路。間閔百難。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為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為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走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茫無所之。於是栖栖然求活於斗升。而官冗地禍。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闔向之不幸。而立於事。爭地則推。而內之。穿中。且下石焉。又瀕於死。可悲。

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日。潛深伏。奧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莳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歡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於商之地。而中有黃公綺季之閑爰。終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為景帝。盡梁玉。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辱。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劫質之害。溝壑頓仆之憂。與夫羸羸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

之惟勝士高人深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俛仰遯世遠俗
惠坐視猿猿顛倒罽網中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
以為超然者邪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
年矣其山林之勝翰奩之華今不能也他日造公之堂尚
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請老自號機
山閑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普陵孫某記

荆谿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慎求樞密二十年矣余守杭
時卜葬亡兄屬惠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方議予直
會予南遷不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始往觀焉實銅
棺山之麓而靜樂院之右脅也義興多山而銅棺特高大

築出諸峯之上自山之脊分為兩股隱隱隆隆縣延數百
丈寺據其左可葬如所聞者寺僧不如書有難色方求售
於當時世貴人余亦弗強也明年三月更卜地於山中十一
日癸未繫舟陳橋招天寧祖燈師會於符塘胡氏冢舍肩
小輿入檠城醉族子信壽提舉新冢循支徑數十步瞻拜
安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耄逆余相遇於
中道屬日旰未食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地地平
平而水於音姓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留張氏報本
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荆谿泊塘口觀張子崇侍郎廢冢夜
宿沙予滄甲申次縣舟人告爨薪不屬入市求之舟艤孝
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矜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

視兩廡黃冠出迎具茗飲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夜泊臺
李乙酉掣明入山徑柴氏墓道從守夏僧訪楊氏地按圖
不合入湖狀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崑地所在彥鄙
云神龍所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
於龍山侵曉偕祖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岩者池
和仲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獲乘杖策度嶺而磴道
艱險十步一憩比至岩下龍穴正鑿其中右巔絕可畏旁
行里所投甲舍乞裝班荆坐大石上命車亦至從官道還
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臥牛前直轂堆山為按丁
山而穴三峯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可葬无害余亦記
晉周蘇母陶士行指牛眠地葬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即

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予之意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
營壽藏木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湖
汰有頃張彥深華吳老彥深之子也為亦至屬實屬實日
師道淵卜葬夫人於阜墓寺之側聞余携祖燈入山移且
相近邀致祖燈復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墓佳山水欲一
至其處於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莫俱還余又嘗卜巨
龜潭地湖狀之北葬三妻泚人已撰日矣為浮言所誅
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泚人以紓已丑戒兩夫
除道偕祖燈視之日亭午暄甚憇王氏堂屋解衣少休有
僧言洞靈觀旁三山鼎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從
行從間道踐山背出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

言无穴遂反是行也經涉諸家正墓於士大夫所嘗言可
善或言實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
輜以至徒行庶不至焉度宜舟還戲書小詩亦稽燈云來
問松間路沙頭繫小舟開携木上座看盡土饅頭詩成一
笑分路而別三月日孫某記

代廣德縣藉田書記

卽位之十九年實紀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贄四鄙廓無事矣於是淮之南江
之北流通而相安以歸志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禁緩求課農桑以奉天下之本又
以明年孟春之月卯三以九卿大夫親駕于東郊鉅饗登耜躬御帝藉三推一墮竣事而
旋弥文闡典創見時燁煌煌之表耀耳目民大和會闡郭溢郭歌謳舞聲聞于
天何其盛也臣王業於唐宗廟事曾修通約倉之法大而天下小國皆以農而後漢史
力本勸農修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

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事士留田積
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於
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
有能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蒔延
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為民父母固當夙
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於創殘推敗之餘敦本
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軌桑麻畜雞豚而無間民廢壞上
下與足興于行誼庶譏幾稱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
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夕而今之吏歲滿
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於是謹以詔書刻之龕於
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九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三十

記

朋谿雙蓮記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室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下與荆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厚直以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秋夏之交。華葉蒼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弥滿四際。如煙蓋雲幢。霓衣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殆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竒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竒也。越明年復生。又明年復生。駢頭竝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衆華之上。公始異之。客

曰古有至人結茆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
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嘯群鼠
畫出畫不得湏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
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齊安郡太
夫人思望故里鬱不樂公稍依故製營一亭於舍旁手
藝木芍藥衆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幼奉板輿以遊
太夫人欣然悟笑如過故家飲酒甚歡自是晨夕燕嬉率
以為常比捐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
累萼艷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
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醫繁
公隱德高行不愧于屋漏故谿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

祥草木効靈間見層出真家庭之事偉觀不可尚已昔周
公得禾異畝同類穎以召其書至於芝九莖木連理茅三
脊神奇之產紀於書傳斑斑可放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
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自覺齋記

江陰太守徐公子禮今龍圖閣學士釋山之子也英妙秀
發舉進士一上中之收其科則盡焚棄所為少作探道著
書學古通經師慕古人救時行道建功立名之意又以為
出而從事與世推移立於爭地必貽俗患為吾親憂於是
秉心練志三思而行百慮而動書名座右兢兢然如立淵
冰之上巖墻之下榜一齋曰自覺此其所以志也世塗昏

險跬步如漆变化咀嚼有鬼有神世之君子寵利誘之於前妻子之計推之於後踐危機履畏途將虎須嬰龍領跋前疐後顛倒失據劒頭炊米刀頭舐蜜燕巢幕上虱處禪中道盡途窮困而欲反禍發如此不可及矣嗟夫萬物之靈莫靈於人千金之貴莫貴於身惟哲人智士不肯輕用其身而一心之神大撫四海遠追千歲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見可而進起而就功名不可則止養懷而去范蠡去越謂大夫種曰狡兔已死不去必有鼎鑊之烹穆生楚謂申公曰醴酒不設不去必有髡鉗之禍温嶠行酒舉筯擊坐客之墮陳平亡命解衣刺度河之艇岌乎殆哉生死禍福間不容髮而先物之幾見微知著鴻

鷗高飛一舉千里非弋人所得而慕也子禮以文學政事知名一時繇大宗丞擢守饒州饒江左右城特不便於親養辭大就小易地江陰出從王事入奉親歡皆盡其道學舍庫陋徒為文具無教養之實公撤而新之高明壯麗視大邦君之居可支十世地汙下濕積潦所鐘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公集丁壯疏一大渠以走潦水而注之江麻麥杭稼彌望鬱然流漻四歸歲以大熟予於是考公政迹蓋非止於自覺者也興學以教士使之習是勝非而失道之迷復治田以養民使之安居暇食而不善之意消他日得時得位推此道也馴而致之為士者洗心易德抗節厲行而有戶可封之俗為民者尊吏畏法遷善遠罪而人躋仁

壽之域則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者耶予聞西方有佛哀
群生陷於迷網莫覺莫悟示三空門如指標月斷除諸妄
以反其真合於吾儒所謂覺者而高逝遠舉違世絕俗不
著大儒之効今子禮奏課第一除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官
降大任建皇極為後覺之宗將有日矣子禮名某左朝郎
歷陽人云乾道歲次丁亥閏七月日晉陵孫某記

如農齋記

昆陵蓋禹貢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濱江帶湖地大物
衆張公壇陸子泉在焉紹興初光壽大上皇帝移蹕幸
錢塘今為股肱郡大臣建議推擇守將天子召見臨遣視
它州為重矣乾道三年春吳興錢公立道錄將作鹽監丞

擢守此邦治道清淨不事嚴章治一室為便坐吏退則愒
其中榜曰如農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名齋
之義蓋取諸此予嘗見大觀政和間海內無事天子隆儒
重道崇雅右文一時先儒宿學騷人墨客通今學古之士
盡列於朝而尚書左丞葉公少蘊為翰林學士文學政事稱
天下為第一少蘊與公同州里長公二十五歲為前輩先
達立道少讀書彊記博覽屬為文辭雄深辯麗有古作
者風少蘊敬畏為忘年之友餘子莫敢望也出而試吏又
以子產為師治郡顯聞號稱循吏夫農者以田為生業而
穀為司命數口之家男耕女桑相原隰高下雜殖五穀無

間民無壞鉏耨之亂。苗者除蟲蝻之害。稼者勿奪之曠。耘勿擾之助。長九月之高。交霜降稻實。築場圃治倉箱。優游卒歲。能事畢矣。公率是道。施於有政。千里之地。不下堂。不出戶。不規牖。不旦視。而莫撫不家。至而戶曉也。束吏如束濕。細大畢入於規矩。莫違吾令。牧民如牧羊。愚者輒去。毋令敗羣。四封之內。如治一丘。不敢一日舍。是而嬉。以圖其終。不亦約而盡乎。予聞郭橐駝善種樹。能順水之天。不害其長。凡所手種。無不高大。而州牧縣令。長得養人之術。梓人氏善考室。委衆材。僮衆工。而役之。畫宮於堵。計日而成。而佐天子相。天下得官。人才之法。輪扁斲輪。讀書者取之。庖丁解牛。養生者與之。今公得子。產農功之說。師慕先

覺允蹈斯言。為良二千石。蓋一道也。故下車逾時。麩麥倍稔。穀賈減半。直。蚕老上箔。繅車之聲。四起。如雷。鳴疫癘不作。丑鑿堅不入門。水耕火種。泥行路宿。上田植黍豆。下田蒔杭。稌麻苧。高出人接。眇連畦。彌望際天。無間斷。予視而嘆曰。使君之政。如農功耳。而祥慶之來。以類至。曰。陽日雨。有年。穀順成之應。十月所視。不可誣也。於是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立道名某。今為左朝散郎。云。乾道三年六月。日。左朝奉郎。富陽縣開國伯致仕孫某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之曰

思樂思樂者常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櫻世患憂
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冒蒺藜而莫之勝脫於是悵
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可得也余嘗絕京江浮長淮
泝汴流而上北至於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茗書竝桐江下
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南至象江
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於岿崖
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湫以入於魚龍之宅爭一旦之命
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為嬉毒流四海
幸而免者又窘於他溫寔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墻如
蹈坎井如揚探湯沸鼎而無所寄足焉當是時也則思太
平之樂學運材下婁竊非據於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
兵為是以伏闕首亂為非衆怒不容聚而見訕樵橈於十
夫杼投於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大叱以自解說卒莫
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閑之樂已而觸罪竄
投嶺海蠻蠻雜居鳥言夷面鬼嘯于梁鵬集于舍下榻畏
蛇對食懼蠱嵐薰瘴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簸天地
江翻海渾仰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
今幸蒙恩還復故栖先人之弊廬其童子時釣游之處皆
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於吏部之籍毀譽不挂於縉紳士
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椎埋群剽之姦
剪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臯徹警千里晏然朝而
出藜杖幅巾與夫野老相爾汝如於東阡西陌之上暮而

歸析野蔬酌秫酒餽脫粟老幼團樂哇笑相雜挽漚問事
足慰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席集於此矣夫天下之
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
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二者矣行歆坐嘯況若不繫之
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
樂者為天子操尺箠筭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
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
貧賤為樂者簞食瓢飲餐氈蓄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
憂而氣色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
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立墓所寄閉門高卧日晏
而起無愧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微呼發召

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
心脩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憂偃師奚傷而怒技劍逐
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
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易流操之不熟一為外物所誘
而立於爭地材不足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
禍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
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
七十城舍蓋公間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為
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誦之參起

沛中小吏丈一劍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鑿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絀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群者耳若充牽而彘駘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異用達乎居重取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効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

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所治為獨言異行以馘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張捷閑設為鈎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郡也竝楚之衝濱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道樂士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過禍屈已銷兵南北解仇江臯轍警及是創夷呻呼疲瘁之餘始一榻榻焉而檢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闢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

上之仁禁暴戾兵與民息肩之意公為吏守家法遇吏民有愛利未嘗輒咎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嘆今猶未盡知也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家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道盜賊猶欲安之况吾赤子安用桂後惠文弭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率民不見吏犬吠生鼯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面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愒殿廡下。長身鰲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往。衆始驚異之。居亡幾有胡僧。願見其畫。喏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擊蹠作禮。鼓舞拊蹈。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內。索杯水。嚙之一嚙。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數床。弗受。願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也。日還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郎觀察桂管道。吳中

仍作詩

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亡有徧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
然欲還俄見殿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
亟拜施錢五十萬齋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
於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哀經
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 宋興
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王韓公薦先福更
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寺之
東庶庠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妙空
佛海大師智訥飭其徒沙機浩乘惠珍冲正者募衆力大
之高甍巨棟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妙
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嘆之聲震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

首結以字

無極院字

有之字

寺

仍作詩

始亡於是訥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
轉六趨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
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
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齊心悔過獸
離五濁如燭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
迷得路發菩提心脩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
後陵谷变迁蛇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
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
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慧兩足為世導師常以去
驕吝破貪癡合於吾儒之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
者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搢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

仍作詩

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傑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用不減澄觀。方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於功名之士。今老矣。凡五住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於寢廬之旁。榜曰五至云。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射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放言選藝之政。又皆具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

條

里閨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慝。從義武夫。好

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弦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間。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劔扛鼎。鷄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道。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鄉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其

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於王通之
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之人中可悲也已臨
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
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今蓋嘗改寓
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戾傳字慶長相
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師生之廬不足以稱天子
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
邑之豪欲進弟子於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於是門闥清
深殿崇邃講藝之堂樓士之舍庖廡庫庾皆具又命工更

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
凜然如生在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耆者陳牲幣三獻之
禮禮成父老駭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拉故人孫
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谷
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羨好學知方不務出
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
恬殺牛更數十令峻咎朴嚴賞捕莫能禁戾至遂從業人
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教戾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
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於然
比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於詔下之十二月之某日
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

士非謀食也而藝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
畝之宮進居廟堂自一單之食起迄九鼎大烹之享皆上
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也而忘其味雖好其不敢一日
捨慢而嬉况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
相羣出相友鏘磨考鍊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
公鄉化天下無愧于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

香山寺記

興化軍仙遊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聰者
願見其處斥第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近化
其德除治灌莽斬木陶瓦築屋廬具像設華勸成之咄嗟
而辨地產香狀類薰陸而不常有乳寧中賜額因號香山

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世相仍作佛事以薦先福至
給事公弁其子大卿公斥廩稍之餘撤而新之凡門廊殿
寢齋宮舍庫廡庖福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以心為法練精養
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吾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
是也不凝於物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真湛然
不入諸故相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風
凰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壁烟燼之中而不焚
蹈吕梁懸水之下而不溺矢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
風振而不驚者用此道也
之石首
肯潛風伏猛獸鱗耳於跣跣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矣

自一心之變而為千百億身。充塞天地。再撫四海。此理之
必然。無足恠者。至於孝子之念親也。亦然。日月逝矣。叫
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矣。晝思之。夜夢之。其曠然
遊於道遠之鄉乎。或滯於陰幽冥漠之間。皆不可得而知
也。於是祈而佛。秉齋心。歸命念。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
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訶梨。勒大者二珠璣。路富者布黃金。
貧者施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
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
升濟幽明。夫銅東傾。洛鐘西應。一氣之感。捷若影響。況吾血
氣之屬者哉。給事公以忠孝正真。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
以行誼世其家。自晉山經始。父祖子孫。以心傳心。追助冥
福。殆二百年。至于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
飛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刻
之。以示子孫。不幸疾素。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以許
我。地下有知。殆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
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一

記

常州永慶禪院吳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
間擢任樞要進叅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
故刹為祖稱禰崇報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慶禪院本當
正勤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
行解通脫為衆道小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
幾州刺史誅於浮言伐冢斲棺出而燔之膚爪如生須髮
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俗奔走作禮為具湯沐塗
緜漆為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疫癘有禱輒應 宋興賜號

承天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辜之如初宣和中詔
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於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
佛像斥遺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徒寓他所靖康
之亂群盜出州縣方脩戢守備而神霄廢還界能仁官
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
一法堂巋然出草莽中齋厨摧敗井滅竈夷僧堂僅存四
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佛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
院法緣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衆力排蓬藿葺糞壤補
垣墻之缺嘗為人所徑者以杜往來䟽廢井治煬竈劔薪
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庀工鳩材為重門步廊寢廬方丈
營一大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而櫝藏之考韓公之室逆

之以歸築祠堂一區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陸院以
薦其福為堂二舍羣僧之焚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為寮
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耆宿之勞於職事者廊廡庫廩
序列兩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十軀金碧煥
發極相好之妙銑鼓魚螺鍾磬之編百用具完嗚呼盛矣
哉自橫而窺中國金僊梵帝龍象所栖燔滅塗地蓋亡幾
矣一時僧尼安於其故收合餘燼葺茆竹自覆而羈客遊
士又紛然雜處其中稚收釀酒群飲聚博若市區雖然大
叢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席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橐
中貲聚足以易善地望農報而神馬尼輿已坐馳於南東
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鐘鼓不鳴蓋障不蔽風雨圖像丹

青之飾暗昧不蠲穴衣礪飯芑莧之美無以繼今在在處
處皆是也緣老精悍有智畧奮然矯羣庸以破苟且之俗
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刹於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
故所無也今治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過余言曰天
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廢與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
酸鹹異者丹素相訾帛有時而貴履有時而賤蠅以誤墨
而成蛇以著足而壞故廢與成敗之際雖聖賢以為難也
張公不以法緣愚不肖見錄於桐人之中法緣感公知己
攻苦食淡銖積寸累不敢以一毫私其身緇素悅隨鬼神
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
之擾為屋二百楹食衆餘千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

則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余於是喟然感其為之其之
著其成以告未來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
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無碍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賢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
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撫四
海於俯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碍院兵火凋殘寺之入
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
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營築此堂為翁媪
造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
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

幽陰之態既悟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
精進又圖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
方道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
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響昧昧然不知其
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
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
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足疑者荅曰如
是請書其米紹吳二十年歲次庚子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如領
踈山之衆十六年吳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棲傑閣相望

以百數踈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象香黃金百寶創
一大輪藏聚書五十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
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
蠻君鬼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奧殿丹漆輪奐之飾動心
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為未始見也
請為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
祖祖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士拊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
床一巾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籟雲追風一日
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
榻累笥子將何為也子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
子畫沙累土及足以得道承蜩意鉤履掃畫墁足以得道

屠兒賣肉妓女唱歌亦足得道今大藏所傳載大業諸經
皆佛菩薩語有能於此得一句一偈神而明之於刹那頃
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
營此藏凡瓌材巨植級塼蓋瓦塗墍每舟艘資糧錢用之
費以二十萬皆山中信士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
有以相之者作始於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
規模矩矱宏大壯偉炳然煥若發照耀大千龍象依歸緇
素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余於
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為記刻之未幾徙住疎
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事
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啓悟後學而其才

固有大過人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圖且老矣而不列於功
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瑯
琊幽谷之勝有泉忿然溢于兩峯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
地蓄為大井築一亭與滁人遊嬉其上仰矚青山俯聽流
水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効於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為
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琅邪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山谿
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寮吏賓客徜徉泉上把酒臨聽樂
而忘歸於是望清流閔吊古戰場而川煙谷變不可復識
吳登衛公懷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水小篆而筆畫雄壯

號天下之奇蹟記菱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動心
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欄幽榭隱見木杪泉鳴
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
鳴巖上下千崑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
而辱於此者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淮
壖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散氣相求大篇傑句
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
造觀於為恨曾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
為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巖為醉翁操而
蘇東坡為之辭又伐石為六碣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
公去郡久矣邦人畫公像借王元之號二賢置屋以祠李

邦直來臨州周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
遊之處為琅琊記遊龕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
牲醴為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
故自慶曆抵今百有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構
思如新而琅琊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為冠世絕境可謂
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群嘯于山區海聚通都大
邑之中而亭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為州
者積十餘人支歌柱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
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鄉而當世名士多從
之游嘗佐廷尉議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竭來滁陽政平
訟息閉閣坐嘯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

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如此比經冠冠暴頽基巋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踵智德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助剗剔蕪穢疏治泉石具木瓦庀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畫復醉翁之舊於是慰滁人思之而移書屬余為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峻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冊煒煒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於八極之外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聆優孟之諧笑觀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崇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

詩讀其書畫思之夜夢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作也所以表斯文於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垂之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智之所樂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為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寮吏奉牲玉徧走羣祀不見荅適有比丘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為公茅致雨即日詣城東資聖寺佛殿闔扉趺坐晝不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清智大師普璿者嗣吾法可召而

至也於是州將飭僧尼治舟楫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實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頽垣敗屋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絨為衣食業普璿既至治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分庖割席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為家至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舍旁地尋丈積累三_四倍於舊蒐採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為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相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為高屋建大藏捷棲廡兩輪間俾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庠陋迫隘棟楹椳敗塗墜頽落始撤而大之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困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明碩大丹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為諸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散汝墳之婦人

江漢之遊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於庸衆人之中高風絕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為天下後世之勸蓋亦幾人而已普璿者自童幼時固已穎悟過人一旦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悅己者遂棄家祝髮衣壞也衣學出世間法潔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逮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侯王賢士大夫大農富貴工豪賈之家瞻_仰作禮金錢粟帛之施無虛月振飾盡壞故刹一新青黃黼黻魁竒偉麗之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容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鐵心石腸茹荼齧雪奮然發私願於此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課無

責有積三十年之產無一念間斷而後能有所所立如此。雖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也。余嘗過謁周覽而嘆曰：松隨肘而回石點頭而應不語吾欺也。於是為記。普璿姓李氏錢塘人賜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地。與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咸德所為記。至和中。有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隅。除葦地。撤故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為衆說法。已乃藉田利之入。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餼以待。

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為丘阜。草棘出入。不見垣墉。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區。民間之下。寺僧普能者。奮然欲募衆力。起廢而引其徒。了源以自助。日持簿周走人門。不避勞辱。有得輒記之。居亡幾。齋宮宿廬。庖湍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十章。斂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殿成。以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創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成然。龍天擁衛。鬼神環繞。光明晃曜。如百千日。道俗贊嘆。以為未曾有也。迺礪一石。求僉文為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嘔呻為塗中瘠者。相望也。普能眇然一比丘。無宿資蓄貨。方持鉢丐食。飲以卒日。迺欲張空拳以

事所難。余意其未易得所欲也。而衷心端嚴無一。心念住相。且而作夜而息。凡皆為此間遇群魔出而為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於是翕然檀施大集。而毘耶城淨名鉢化出於荆榛草莽之區。祇陀林大法幢崛起於狐狸鼯鼠之聚。百寶莊嚴如登兜兜率宮。兩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願力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哉。余聞之曰。德輶如舉毛也。禮易如析枝也。道近如見睫也。而人猶有不能為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日而就。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厲之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不似己也。然則荀荀卿所謂性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夫有號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悅。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飢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厲人也。臧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自其不為欲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為禹。學禮學詩。茲為儒矣。一念之差。而天儒小儒有時而為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皇天中表。覈萬代。以為世準。黨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

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言學餘言贅行恠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於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厚譬之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舍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為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章侯來蒞茲邑據案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歛材充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生師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暉者為之率於是弦誦之音洋洋然明年諸生羣試於有司而選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豔難歎息以為未曾

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為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嘔枯吹生公卿以下從履到門夫族談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為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蕃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行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諸讀書由作古文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黃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沒於嘉祐壬寅明年癸卯塋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暑於是作室冢旁自門徂堂凡為屋八間命僧寺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吳孫氏世家金陵江左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進葬於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葬今後者其後高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芮氏祖考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冢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姑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卜地而叔祖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縣丞峴每指示覲曰他日幸得歸骨於此見考妣於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

生業冢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覲中忝侍從三典大州婁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守冢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桶瓦破腐脂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覲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庀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一堂一龜頭兩廡庖福之屬二十餘間三倍於舊堅壯深隱可支十世又即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粥輸賦即有贏矣然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葬母之次即叔祖所留穴也故事寒食掃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冢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叔二十七秀才二十八秀才孀沈氏十五秀才孀王氏皆先

考通議同產之地第亦無主後又七冢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七冢覲身後兒姪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今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專治上冢茗菜牲醴也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第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已事遍詣諸塋酌酒茗從俚俗所尚繫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為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魯祖職方始祖魯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蚤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葬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計高祖之葬於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大屋蔽漏廩給不繼冢前石具亦已頽仆子孫困絕往往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矣大松數十株翹然出於林

表至是築室買田追營香火增脩故事殆數倍於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桶悉已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窓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留示子孫俾加敬愛知事親念祖之意於礪一石叙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緡皆亡第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絕如錢蒙天之祐債而復振松楸鬱然迤棗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殖不可剪伐田園之入專留贍啜不可分割墳墓四旁籬落內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於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于再至于三又不悛悔則持石本以

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
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縣治
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為令尹便坐之所仁叔迺命工稍加
塗墍闢而為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
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
所記無不讀文章工於造語不鎔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
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於詩筆力雅健句法刻
深類唐詩人之工者儻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涖皆以
廉稱為小官三十年心平行高恬於所遇無愠色今

天子厲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於踈遠側微之中議者謂
仁叔嘗為勅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郎官官御
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為縣不補他官為仁叔用舉
者改秩遂得晉陵見他縣為劇朝衙夕坐未墨茫漫吏抱
案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之問俗物滿前無一
不敢人意者小間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舊書讀之洗
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歟余聞天下有至
清涓貫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濟涉河渾而不淄君子
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
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衆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
白我獨玄不與時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

之常群居不倚獨立不懼燠寒燥濕更代于前而夷險一
致仁叔有馬仁叔自也名囊維陽人云歲次丁丑十二月
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孫某
記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一